

前漢書 二十七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 1954

27

武五子

廣陵王

戾太子

昌邑哀王

齊懷王

燕刺王

張騫

李廣利

司馬遷

張湯

安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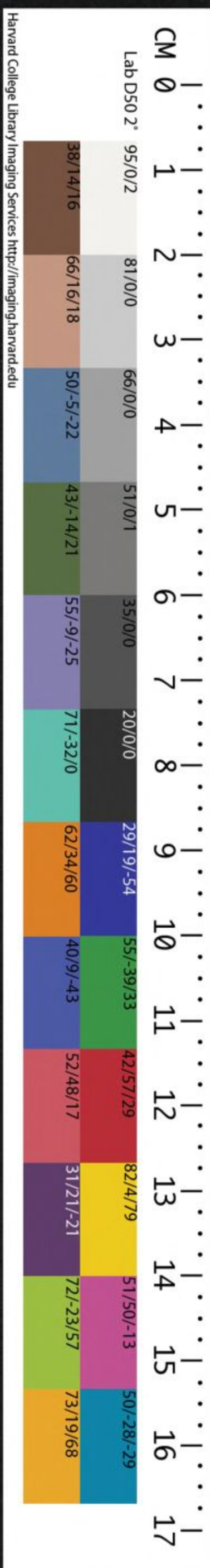
延壽

杜周

延年

緩欽

T2550 /1166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張湯傳第二十九 班固 漢書五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師古曰稱高

幼少還鼠盜肉父怒答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

傳爰書訊鞫論報師古曰傳謂傳速若今之追送赴對也

也鞫窮也謂窮覈之也訊音信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師

謂上論之而獲報也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

正其罪而磔鼠也文處父死後湯為長安吏周陽侯為諸卿

書獄如淳曰決獄之父死後湯為長安吏周陽侯為諸卿

時師古曰嘗繫長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

見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審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師古

山字云傳疑宜曰傳下云湯決大獄欲傳
古義即此傳字

山子云方中似地名

土土

土

府丞相府也無害言其調茂陵尉師古曰調選也選以為最勝也解在蕭何傳

治方中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言斥上如淳曰

漢注陵方中用地一項深十二丈師古曰蘇說非也古謂掘地為院曰方今荆楚浴土功築作筭程課者猶以方計

避諱也武安侯為丞相師古曰徵湯為史薦補侍御史治

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為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

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已而禹

至少府湯為廷尉兩人交驩兄事弟師古曰事禹志在奉

公孤立而湯舞知以御人師古曰舞弄其始為小吏乾沒

與長安富賈田甲魚豨奴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成敗

侍之得利為乾矢利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

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師古曰陽以道義為交是時

上方鄉文學師古曰鄉讀曰嚮湯決大獄欲傳古義師古曰傳乃

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奇

曰亭亦平也師古曰亭均也謂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上

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擊令韋昭曰在板擊也師古曰著

書於法擊令以為揚主之明師古曰言此自天子奏事

即遣湯推謝蘇林曰深自挫也師古曰鄉上意所便師

而謂如天子責湯之指必引正監掾史賢者固為臣議知

此師古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蘇林曰坐不用諸罪

常釋臣瓚曰謂問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廷監

漢書

長壽

據史其所為師古曰問謂非當朝奏者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

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臯子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

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師古曰詆誣也音

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

言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故昔見原釋也如淳

言雖文書按察致下戶之罪湯以先口解之矣上以湯

言輒裁察之輕其罪也師古曰李如一說皆非也此言下

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言雖律令之文

合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為此人希恩宥也於是湯至於

得湯此言往往釋其人臯非未奏之前口據言也湯至於

大吏內行脩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

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也護謂保佑也其造請諸公不避寒

暑師古曰造至詰也請也請到反是以湯雖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

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

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

上欲釋之湯爭曰五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暖

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論之師古

論所奏而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以為功多此類繇是益

尊任師古曰繇與由同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

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縣官空虛

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師古曰籠羅

官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鉅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

輔法師古曰輔助也巧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師古

師古曰造至詰也請也請到反

曰師古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其位而已無

其利姦吏並侵漁師古曰於是痛繩以辜自公卿以下至

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匈奴求

和親羣臣議前師古曰於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

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師古曰言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

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

北邊蕭然苦兵師古曰蕭然猶也師古曰楚七國反景

帝往來東宮問師古曰謂也師古曰天下寒心數月師古曰懼兵

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師古曰征伐之事師古曰天下富實今

自陛下與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

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

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

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

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師古曰博士之山曰

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郡間師古曰要險之師古曰別築為

城因置吏士而為郡師古曰山自度辯窮且下吏師古曰見詰自辯

而辭窮師古曰曰能迺遣山乘鄣師古曰登而守之師古曰至月餘匈奴斬

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懼師古曰震動也師古曰湯客田甲

雖賈人有賢操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也師古曰始湯為小吏與錢通

師古曰為小吏之時及為大吏而甲所以責湯行義有烈

與曰甲為錢財之文士之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

際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

為地服虔曰薦措也文與湯故有際已而為御史中丞藉

湯在道地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蘇說是也

見反數音所角反大雅雲漢湯有所愛史魚謂居知湯弗

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師古曰飛變事下湯湯治論殺

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二問變事從迹安起師古曰從湯

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師古曰謁居病卧問里主人湯

自往視病為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為業主數訟鐵官

湯常排趙王趙王永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

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

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第繫導官蘇林曰漢儀注

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以主擇木故曰導官

謁居亦治它囚導官見謁居果欲陰為之而陽不省師

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

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理也埋錢丞相青

翟朝與湯約俱謝師古曰將入朝至前天子之前湯念獨

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師古曰行音下更

變下有告史記

米

變下有告史記

七十...

山子云左下疑脫右字

卷之十

謂不于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
 張晏曰見知故級丞相惠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師古
 以其罪罪之也
 官表丞相有兩長史合此云始長史朱買臣素怨湯語在
 三者蓋以守者非正負也
 其傳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長應劭曰短長
術與於六國
 時長短其語隱諷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
 之謀趨彼為短歸此為長戰國策名短長術也
 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師古曰言而失官守長史
 誑體於湯師古曰謂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
 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
 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
 田信等李奇曰左證左也師古曰謂之左者言除曰湯且
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

欲為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服虔曰居及
謂儲也
 它姦事事辭頗聞師古曰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知
 益居其物師古曰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師古曰湯不謝
 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師古曰
 對面使使八輩薄責湯蘇林曰薄音主簿之簿薄悉責
也師古曰以文簿次第一責
 之湯具自首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
 亦貴也師古曰居何不知分也師古曰君所治夷滅者幾何
 人矣師古曰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師古曰
 也欲令君自為計師古曰言何多以對為師古曰湯迺
 為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更陛下幸致位三公無

以塞責師古曰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

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師古曰奉音扶用反無它贏贏餘也昆

策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易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師古曰昆

日被加也音皮義反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

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

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孺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師古曰於尚書中給

事也給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

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具作其事後購求

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

無下字後

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師古曰篤厚也光親

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

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

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

宿衛肅敬不急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

道也其封安世為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

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與其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

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下詔曰

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

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

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
祖留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
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師古曰懷來也顯有功以勸百寮
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國家承祖宗之業制
諸侯之重新矣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
以填藩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母空大位以塞羣權師古曰羣則起爭奪之
權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車騎將軍安世
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
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
將軍母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

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
世聞指懼不敢當請問求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
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師古曰事未施行而誠自量不足
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師古曰財與義
上笑曰君言泰謙若而不可尚誰可者師古曰言君尚不可更誰
也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
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其更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
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為右將軍上亦以禹為大司
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後歲餘禹
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師古曰忌者成盈滿之禍其

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師古曰女孫即當相坐安世瘦懼

形於顏色師古曰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

意安世為恐師古曰職與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

間師古曰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師古曰移病謂

而後居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

莫知其與議也師古曰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

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都師古曰和通也

更不與相見也師古曰有郎功高不調師古曰調選師古曰自言安世

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

不許已而郎果遷師古曰安世外郎師古曰莫府長史遷辭去之

官安世問以過失師古曰問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

上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師古曰

如此師古曰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執

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及水漿邪師古曰如何以小過

成罪師古曰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汗衣冠告

若適奴師古曰適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

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史上以為北地太守歲

餘上問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

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師古曰

可美傳下乙

告作自汲

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為密室密室者大以

置之而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

至耳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梁曾孫叔養掖庭賀內傷太

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州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

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

師古曰語在宣紀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村美安世輒

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

死上謂安世曰掖廷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

賀恩欲封其家為恩德侯置守家二百家師古曰身死追

賀有一子蚤死師古曰蚤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言養以

為彭祖又小與上同出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

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家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

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

其為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家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師古

安也音昌故反居家西關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

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庭令張賀輔道朕躬師古曰道脩

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其封賀第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

謚曰陽都侯時賀有孫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

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

辭祿詔都內別減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文讀曰都內主

辭祿詔都內別減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文讀曰都內主

安世以還官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師古

官不薄也師古曰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

厚繒也師古曰富於大將軍光天

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師古曰富於大將軍光天

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馬元康四年春

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

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

不及得數問焉師古曰言意所不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

富平侯印師古曰感恨反薄朕忘故蘇林曰本望君重於此

猶嫌也君意嫌朕遺蘇林曰本望君重於此

忘故舊而未去也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

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

以輕車介士師古曰輕車占之戰車續漢書云彫朱輪輿

也音插也輿皮篋盛駕蓋曰敬侯賜瑩杜東師古曰瑩將

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

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以堪先人大國數上

書讓減戶邑又因第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為有

讓廼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蓋曰愛

侯子勃嗣為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

舉太官獻丞陳湯蘇林曰獻丞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

薨故賜諡曰繆侯師古曰以其所舉不得後湯立功西域

世以勃為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桑霍

為我戒豈不厚哉師古曰桑霍弘羊也霍霍旦死分施宗

族故舊師古曰言將死也薄葬不起墳臨尚故武公主師古曰二說

皆非也薛宣傳云主怒曰婢何以取妹殺之師謂元后為

帝妹也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導武帝故事與近臣游

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

為放供張師古曰供音居用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

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具第服虔曰私官兩

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為侍中中郎將監平

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卧起寵愛殊絕常從為微

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禘師古曰禘與非同關雞走馬長

安中積數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以上春

秋富動作不節甚以過放師古曰以時數有灾異議者歸

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師古曰方進奏放驕蹇

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脩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

賊德曰謂捕也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吏距

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言武強

求不得孟康曰音監監主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

以縣官事怨樂府游徵莽師古曰樂府音徵名莽而使大奴駿等四

十餘人群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東長吏子

第斫破器物宮中皆奔走伏匿師古曰奔走莽自髡鉗衣赭

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乃止奴從者支屬

並乘權勢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

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惡

有感動陰陽之咎為臣不忠師古曰不忠罪名雖顯前

蒙恩驕逸悖理師古曰悖理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

於是不宜宿衛在位臣請免放歸國以銷眾邪之萌厭海

內之心師古曰上不得已師古曰左遷放為

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以放為言出放為天水

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年日蝕師古曰故久不還放璽

書勞問不絕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公主疾數月主有瘳

出放為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

涕泣而遣之後復徵放為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

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

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

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

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

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

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

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

駙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
 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脩明習漢家制度故事
 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
 富平之別鄉為武始侯張湯卒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軌
 隨陵服虔曰隨所事也凡三徙復還杜陵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
 焉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書待詔
 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師古曰劉歆十略云
 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屬文博通強漢興以來侯
 記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

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
 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

有助云

張湯傳第二十九卷

前漢書

卷二十九

日

杜周傳第三十 班固 漢書六十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爪牙薦之

張湯為廷尉史使案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

而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此說皆非也謂因虜入為寇

師古曰以奏事當天子之意與減宣更為中丞者十餘歲

師古曰更互周少言重遲師古曰遲謂而內深次骨李奇

用法深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師古曰

歸也依也而善候司師古曰觀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

孟康曰擠音濟師古曰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師古

師古曰擠墜也

顯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

律也師古曰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師古曰

然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猶焉也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

是疏為令師古曰著謂明表也疏謂分條也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師古曰

當其時而為是也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

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太守府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也師古曰孟

說非也舉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大府丞相御史之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

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曰往吏因責如章

告劾師古曰皆令服罪不服以掠笞定之師古曰定其辭令服也於

是聞有逮證百七匿獄以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

師古曰更罷也其罪或非放例故不得除而又逃亡不出至於十餘歲猶相告言由周用法深刻故也更音工衡反

大氏盡詆以不道以上師古曰詆也並音丁禮反廷尉及

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

七萬人也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師古曰吏又於此周中廢後

為執金吾遂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為盡力

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始周為廷史有一馬師古曰廷史也及

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累巨萬矣師古曰訾

與費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定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延

年三公于吏符有餘補軍司空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營軍司空軍中司空各

二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

遷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為逆亂

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以語延年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

年封為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師古曰首謂初

首先有忠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

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

故吏侯史吳師古曰姓侯史名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

繫獄延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師古曰交雜皆以同共治之也

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非匿反者廼匿為隨者

孟康曰言桑遷但隨坐耳非自反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

曰重覈其事也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

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皆匿遷師古曰皆言身為謀首而藏匿人也他皆類此

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

縱反者師古曰縱放也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文壻也故千秋

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

車門議問吳法師古曰於法律之中是當得何罪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

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前秋擅召中二

千石以下外內異言張晏曰外則去侯欲盡內則為其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外內謂外朝及

內朝也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

奏記光爭以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令更詆吳為不道恐於

法深師古曰詆誣也次下亦同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

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至擅召中二千石

甚無狀師古曰無善狀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師古曰言

在位已久是為故舊又非有大故不可棄也問者民頗言

獄深更為峻詆師古曰峻謂峻刻也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

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謹謹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

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猶難也以此為重事也光以廷尉

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及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

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

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

民未盡還師古曰比類也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

說民意年歲宜應師古曰言儉約寬和則悅光納其言舉賢

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

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師古曰先平處其可否然後奏言慶音昌以反可官試者

至為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

曰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姦妄者則特致之於罪法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淳曰兩府丞

相御史府也諸章有所疑使延年決之師古曰此說非也

上書言事者其章或下丞相御史或付延年故云分章耳

非令決疑也昭帝末復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昌

邑王即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
 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侗相愛善延年
 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即位褒賞大臣延年以
 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
 戶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大封絳侯
 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
 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潁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
 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
 比典客劉揭師古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
 樂成三著不同尋史使一也故當皆封侯益杜延年為人
 姓史或作使字而表遂誤為便耳

安和備於諸事師古曰言皆明習也又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
 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霍光薨
 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
 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遣吏考案但得苑馬
 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師古曰傳言延年身不犯法但丞相致之於罪耳延年坐免
 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召拜為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
 外為邊吏治郡不進師古曰比於諸郡不為最也上以璽書讓延年師古
曰讓責也延年乃選用良吏捕繫豪強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
 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
 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

卧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

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

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師古曰安車坐

乘之車也後漢輿服志云公列侯安車采班輪倚鹿較伏

熊軾卓蓋倚鹿較者畫立鹿於車之前兩藩外也伏熊軾

者車前橫軾為後數月薨謚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為郎本

始中以校尉從蒲類將軍擊匈奴文穎曰趙充國也臣續

還為諫大夫遷上谷都尉鴈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

拜為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師古曰獄

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

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

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師古曰欽字子夏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師古曰盲目無見也

俗乃以兩目無見者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

師古曰並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以

相別師古曰並謂士大夫也欽惡以疾見師古曰詆毀迺為小冠

高廣財二寸師古曰財與錢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

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

輔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戾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

欽能奏請欽為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間無事欽所好也師古曰

曰聞讀 欽為人深博有謀自上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

女所以極防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

九女夏殷之制也欽故舉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師古曰

前代之約以刺今之奢也舉者博問鄉里而舉之也窈窕幽師古曰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

閑也窈音一了反窈音徒了反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實全事也師古曰媵女之內兄弟則

謂之娣塞絕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

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師古曰

曰由用也從也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師古曰

竟書云或四三年師古曰周書亡逸篇曰惟湛樂之從罔

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

四三年謂逸欽過度則損壽也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曰男子五

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

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俛異能後俛異

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師古曰聞代也音居

亦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師古曰蒙

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師古曰鄉未親后

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如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

義之家求淋女之質母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師古曰

曰惟求淋質無論美色及音聲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論

能如此則可為萬代法也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

色言好色無節則致損敗故戒之也小卞之作可為寒

心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咎而立伯

愍周室之大壞也師古曰詩太子之傳作也哀太子之放逐

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欽復重言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詩云殷監不

遠在夏后氏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因之所刺戒

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師古曰忽忘也可不慎哉前言九女

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天

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

屬之符驗章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饗國長久

事耳屬猶言南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

歎之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知好色

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

也師古曰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師古曰關雎之詩云窈窕

淑善也幾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師古曰作謂作詩也夫君親壽尊

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

理師古曰今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

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鄭氏曰卒急

音干反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

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

定師古曰蚤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

雎之思師古曰信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師古曰委政

之隆言天子

委鳳政事權寵隆盛也始初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

清明天子新即位宜立法制李奇曰遊難也師忽不可以遊占曰遊與去同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

而已會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蘇林曰字君力為司馬氏婦與欽凡子

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曰陛下畏

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

也師古曰觀得失之蹤迹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

對謂對大問也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

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

三十六地震五師古曰解在劉向傳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

或婦乘夫師古曰乘也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

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

屬無乖刺之心師古曰刺反也音來易反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重

變夷無逆理之節師古曰三重也始為後宮師古曰始近也何以言

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

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師古

曰適讀曰嫡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

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

禍敗至高宗遭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

興師古曰解在五行志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

土六

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災

感為之退舍張晏曰宋景公焚感守心太史子韋請移之於大臣及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災

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唯陛下正后妾抑文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

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師古曰田從也親二宮之饗善韋昭曰膳二宮即

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

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匱萬姓之力以從耳目師古曰

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師古曰方正也信讒賊之臣

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叢穴大臣怨於不以師古曰穴在叢

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為不

可以奢泰持也師古曰唯陛下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

命臣欽愚讜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

對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也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

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師古曰當世之

治何務各以經對師古曰擔義以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

貴貞師古曰貞正也不信不貞萬物不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

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

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叢穴大臣怨於不以師古曰穴在叢

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為不

可以奢泰持也師古曰唯陛下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

命臣欽愚讜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

對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也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

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師古曰當世之

治何務各以經對師古曰擔義以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

貴貞師古曰貞正也不信不貞萬物不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

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

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已就義恕以及人

師古曰恕仁也言以仁愛為心內省已志施之於人也六經之所上也

不忠涖官不敬師古曰臨也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

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言人能終始行孝而患不及

於道者未之有也一說行孝終始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

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

其所不為之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遠觀其所主師古

為主謂託人以為援而自進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

察其所安人馬度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度度也此言視人之所由觀人之所從察人

之所樂則可知其善惡無所匿其情也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

文籍作師古

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且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

去偽師古曰長謂崇貴之也表明也孔子曰惡紫之奪朱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朱

正色也紫間色之好者也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以前利口之人多言少實傾惑者也當世治之所務

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師古曰拂謂違戾也音拂不言則漸

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師古曰耦合也

日從順也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

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

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師古曰匹婦唯陛

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師古曰從讀曰縱此則衆庶咸說

師古曰悅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師古曰悅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師古曰如此則細欽以前事病賜常罷後為議郎復以病

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師古曰數慮計也

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師古曰士駿王陽子也

之子也王延世野成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

功臣絕世填撫四夷師古曰填音竹刃反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

鳳專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

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

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文韻曰穰侯魏冉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

莫偃伏之變師古曰言昭王幼小旦夕心不介然有間然

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師古曰雅信謂素相信任開一朝之說而

文穎作師古汲

山千云與百義等皆言

穰侯就封文穎曰范睢為丞相穰侯就國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師古曰武安侯

謂田蚡也退謂請考工也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

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師古曰由損穰侯

之威放武安之欲母使范睢之徒得聞其說師古曰聞頃音居覓反

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

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

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

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師古曰音於緝反復起鳳就

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

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谷於身刻已自責至誠動衆愚

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谷於身刻已自責至誠動衆愚

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繫其去就之

節者耳師古曰無屬無親屬於上也分音扶非主上所以

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

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

封于齊登展曰詩言仲山甫徂齊者言衛命往治齊城郭

引以為阿附權責求容媚也師古曰韓詩既有明文而欽

雖曰涉學未得專非杜氏追學韓詩也猶嘆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况

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

意莫有將軍師古曰言衆之意皆不如也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不遺

引也師古曰按書稱公母困我公詞也言公必須留此母得遂

文蘇非謂古

山子云與宜為於音之誤也

去而令我困蓋成帝唯將軍不為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

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

獄語在元后傳章既死衆庶寃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

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為

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

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况於遠方恐天下不知

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

德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以諫爭也欽愚以為宜因章

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

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

可與傳三十一

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師古

助也將優游不仕以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

十人欽元綏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請成帝時乃薨子業

嗣業有材能以列侯選復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

丞相程方進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復

為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

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師古曰垂白者

無狀猶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發

請不敬服虔曰受立坐免就國其春丞相方進薨業上書

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稱薦師古曰更長陷大惡獨

得不坐苟欲郭塞前過不為陛下廣持平例師古曰俱與

進獨不坐也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師古曰信讀

報睚眦怨師古曰眦音厓睚音厓報之也一說睚音五懈

郡者今坐長者歸故郡已深一尋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貸

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

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

在方進之筆端眾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

愛宏前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師古

愛宏前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師古

曰御史大夫宏奏隆前奉使欺謾師古曰謾誑也音不宜

之祿也名隆執法近待方進以此怨宏又方進為京兆尹時陳咸為少

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

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

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師古曰詆

也復因紅陽族事歸咸故郡眾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大

甚案師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服虔曰皆

但以附從方進常獲尊官丹前親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

下神為國求福幾獲大利師古曰幾幸賴陛下至明遣使

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效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

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師古曰左道

二者皆在大辟重矣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

專作威福阿黨所不排擠英俊師古曰擠墜託公報私橫

屬無所畏忌師古曰縱欲以熏轅天下師古曰熏言熏灼

用天下莫不望風而靡師古曰靡自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

師古曰骨肉親屬莫不股栗師古曰股戰慄也威權泰盛而

不忠信非所以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師古曰卒不

以尉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今

會成帝崩哀帝即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

體之臣師古曰體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

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

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師古曰

反譖翹故許后被加以非罪師古曰被誅破諸許族敗元

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弟師古曰紅陽侯立及淳于氏師古曰

也師古曰淳于皆老被放棄新師古曰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

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

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即位謙讓未皇師古曰

也師古曰孤獨特立莫可據杖權臣易世意若探湯師古曰言重

也師古曰宜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

不世出師古曰言誠國家雄俊之賢臣也宜徵博置左右

以填天下師古曰填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

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

姦臣笑師古曰幾業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師以章孝道

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定陶王丁后為帝太后大

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為庶人業復上書訟宏

前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為太

常歲餘左遷上黨都尉會司隸奏業為太常選舉不實業

坐免官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

免徙合浦業以前罷黜故見闊略師古曰謂憂恐發

病死業成帝初尚帝妹潁邑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

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謚曰荒侯傳子至孫絕初杜
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

有良子德器自過師古曰言其子德爵位尊顯繼世立朝

相與提衡如淳曰提衡猶言相提挈也臣讚曰衡至于建

武杜氏爵乃獨絕師古曰建武之後張氏尚有迹其福祚

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師古曰儒林貢彛韋匡之輩自謂

唐杜苗裔豈其然乎師古曰謂在周及欽浮沈當世好謀

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

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非夫浮華博習之

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阨服虔曰抵首絀阨音義謂

詭師古曰抵擊也阨毀也言四事形勢而擊毀之也阨音

處鬼谷有稱朱博毀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山字云阨与危同即危法之危考出荀子賦篇侏詩

杜周傳卷第三十

漢書卷三十一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班固撰
 漢書六十一
 張騫漢中人也
 傳云騫漢中成固人也
 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
 胡國也氏音支西域以其頭為飲器
 謂之曰飲器也師古曰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酒然則飲酒之器是也
 韋云押棹者獸子非也禪即今之編棹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也獸子囊器所以漉便音聲也押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其擊之
 師古曰無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
 師古曰更過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
 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其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俱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班固撰 漢書六十一

張騫漢中人也 傳云騫漢中成固人也 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

胡國也氏音支西域以其頭為飲器 謂之曰飲器也師古曰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酒

然則飲酒之器是也 韋云押棹者獸子非也 禪即今之編棹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也 獸子囊器所以漉便

音聲也 押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其擊之 師古曰無漢方欲

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 師古曰更過募

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 服虔曰堂

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其父下

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俱

行漢書卷三十一 班固撰 漢書六十一

出隴西徑匈奴師古曰道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

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

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而騫因與其屬

亡鄉月氏師古曰屬謂同使西走數十日師古曰走趨也

多步故以日數言之走音奏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

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

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師古曰道誠得至反漢漢之

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譯道抵康

居師古曰抵至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

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師古曰以大夏為地肥

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師古曰下

反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李奇曰要領要

說非也要衣要也須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

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為喻要音一

遇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師古曰並復為匈奴所

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

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

師古曰彊力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

食師古曰給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

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

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師古曰土地之形語皆在西域傳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

臣墳曰邛山名生此竹高節可作杖服度曰布

細布也師古曰邛竹杖人皆識之無假多問安得此大夏

釋而蘇林乃言節間合而體離誤後學矣

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

師古曰身毒音篤李奇曰一

佛道者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

師古曰身毒音篤李奇曰一

著者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

移徙也著音直略反其下亦同

民乘象以戰

師古曰象大

計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

師古曰度

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

師古曰徑直

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

師古曰徑直

從蜀向大夏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

其更當直

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其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

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

誠得而以義屬之師古曰謂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

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廼令因蜀犍為發

閒使四道並出師古曰出驍出作出徒印出契

曰皆夷種名驍音尤許奇村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

氏作師古曰漢使見開於夷也南方閉師古曰昆明

夷種名也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

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

國而蜀賈閒出物者以至焉師古曰問出物於是漢以求

間作姦

前漢傳三十一

一引集

一一一

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

以通大夏廼復事西南夷師古曰事謂經略通之專以為事也騫以校尉從

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廼封騫為博望侯

師古曰取其能廣博瞻望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為衛尉與李廣

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

當斬贖為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

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眾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

鹽澤空無匈奴師古曰並匈奴音步浪反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

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

曰臣居匈奴中聞焉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

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師古曰祁連山以東敦煌以西大月氏

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于昆莫新生傅父布

就翊侯抱亡置草中服虔曰傅父如傅母也李奇曰布就

父也師古曰翊侯鳥孫大臣官號其數非一亦猶漢之將

軍耳而布就者又翊侯之別號猶右將軍左將軍耳非其人之字為求食還見狼乳之師古曰以又烏銜肉翊其

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眾與

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師古

曰塞音先得反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耳塞王南走遠徙月氏

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

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眾因留居兵稍彊會單

長壽三十一 長壽 日

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為神而
 遠之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
 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焉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
 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師古曰言事聽從於漢則是斷匈奴
 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
 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半羊以
 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師古曰為騫之副而各令持節
 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
 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待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
 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師古曰道與烏孫使數十人馬

數十匹報謝師古曰與騫相隨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

拜為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

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

鑿空蘇林曰鑿開也空通也騫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

域傳謂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李奇曰質言也

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

書日發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

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

漢始築令居以西臣瓚曰令居縣名也屬金城築初置酒

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犍鞞條支身毒

國李奇曰軒音剗服虔曰薛軒張掖縣名也師古曰抵至

近披驪軒縣蓋取此國為名耳驪驂聲相而天子好宛馬使

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

望侯時師古曰操持也所齎持謂節其後益習而衰少焉

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師古曰道遠則來疾是時漢既滅

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牂柯越嶺益州沈黎文山

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故地界相接至大夏也廼遣使歲千餘輩

出此初郡師古曰文山初置者皆復閉昆明如淳曰為所殺奪

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語在西南夷傳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

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師古

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師古

請為使者即聽而遣之為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

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師古曰乘天子相意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按

致重罪師古曰言其申習不以以激怒令贖師古曰令立

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

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

其使皆私縣官齎物師古曰言所齎官物欲賤市以私其

利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師古

服

長壽

師古曰言所齎官物

呂子不二夫能存萬不同愚智工
拙皆尽力竭能如出字一穴者其唯
聖人矣乎注穴一作空

曰漢使言於外國度漢兵遠不能至度計也而禁其食物

以苦漢使其苦也漢使之絕責恣至相攻擊樓蘭姑師

小國當空道師古曰空即孔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元甚而匈奴奇

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師古曰言服之則利不討則為害

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師古曰將趙破如將

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

蘭王酒泉列亭鄯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而大宛諸國侯

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牛獻於漢獻於漢

曰如大如一二石罽也眩相詐惑也鄧太后時西夷擅國

來朝賀詔令為之而諫大夫陳禪以為夷狄偽道不可施

行後數日尚書陳忠案漢舊書乃知世宗時犛牛獻見幻

天子大悅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是

臣瓚曰漢使來取時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是

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來

水之罽耳無一二石也應說疾之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力

吐火植瓜種封屠人載馮之術皆是也本從西域來罽言

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部多人過之則散

財帛賞賜厚且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師古曰視讀曰

觀大角氏師古曰氏音丁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師古

都邑人令觀者以誇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

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師古曰及加其眩

者之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

來更去師古曰遮互米去前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

名作各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未可誑以禮羈縻而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

天子也進孰美語不如計也或曰少者少年從行之微者

之計於天子而卒不果也師古曰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

者為少從摠言其少年而從使也從音材用反事見班固

與第仲升書進孰者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

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師古曰志懷美使壯士車

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

師古曰素有漢地財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有

物故不貪金馬之幣敗服度口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水

敗水又鹹苦即今敦煌西北惡磧者也數有敗言每自死

也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之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師

也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

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如淳曰罵詈也師古曰椎破

木宛中貴人怒曰師古曰中貴人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

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

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

之即破宛矣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

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師古曰欲迺

以李廣利為將軍伐宛焉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為

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殺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以

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
以往謂無行義者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

故浩侯王恢使道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
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

成士財有數千師古曰比音必皆飢罷讀曰疲攻郁成
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

不能舉況至其王都卒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
什一二師古曰十人之得還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

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死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
師古曰益多也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

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

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

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晉灼曰輪臺亦國名為

外國笑廼案言伐宛亡不便者鄧光等師古曰案其赦囚

徒打寇盜如淳曰放囚徒使其扞御寇發惡少年及邊騎
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師古曰興發部負私從者不與師

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師古曰施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
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

下水空以穴其城神古曰空孔也徒其城下小者令從他

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

攻之皆再叙其事也一曰既徙其水不令於城下流而因

其舊引水入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葷居延

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而發天下七科適

師古曰適讀曰謫及載糒給貳師師古曰糒轉車人徒相

七科解在武紀連屬至敦煌師古曰麇音之欲反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

師古曰習猶便也人為執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

貳師後復行其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

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師古曰平行

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

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師古曰留行

謂留止軍發其廼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

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母

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廼力戰而死未晚也宛

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

曰宛之貴人為將而勇者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

名煎靡也煎音子起及所為攻宛以王母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

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

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

何從師古曰今貳師孰計之而欲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

攻戰乎欲不攻而取馬乎

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
 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母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
 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讀曰疲軍吏
 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迺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
 食漢軍師古曰下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
 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
 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
 昧音本末之未蔡音千曷反
 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師古曰起
諸國也復讀曰臥諸國也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
 燒亞克國寺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

軍二百里負而輕之師古曰負恃也恃人攻郁成急郁成
 窺知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
 師師古曰走音奏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
 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
 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四
 人相謂郁成漢所毒師古曰今生將卒失大事師古曰卒
 欲殺莫適先擊師古曰適主也無有主上邽騎士趙躬拔
 劍擊斬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
 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
 貳師將軍之東師古曰東旋軍東出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

第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
 千餘匹後行非之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
 之以此物故者衆師古曰侵牟言如牟賊之食苗也物天
 子為萬里而伐不歸其過廼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
 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
 門守攘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服虔曰危
 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徙沂河山涉流
 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張晏曰是歲雪少故得往還喜得天
 上也言路由山險又沂河也沂音素士大夫徑度師古曰言獲王首虜珍怪

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
 郁成王者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為光祿大
 夫上官桀敢深入為少府李哆有計謀為上黨太守師古
 音昌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
 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孟康曰奮迅也以適
 過行者皆黜其勞師古曰適讀曰謫言以罪適士卒賜直
 四萬錢師古曰或以他財伐宛再反師古曰再凡四歲
 而得罷焉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
 擊匈奴度鄯居水師古曰兵敗降匈奴為單于所殺語在
 匈奴傳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

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所謂

昆侖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原於何見昆侖乎尚書曰道

不言出昆侖也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

經所有放哉也荀悅曰放蕩迂闊不可信也師古曰說

矣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班固

前漢書六十二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張晏曰南方陽也

故命南正重主天火正黎兼地職也臣瓚曰重黎司天地

之官也唐虞謂之義和則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王

師古曰瓚說非也據班氏幽通賦云

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

休甫其後也

應劭曰封為程

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

馬氏

師古曰失其

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適

晉叔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頽

晉中軍隨會奔魏如淳曰

晉偽使魏壽餘誘士會於秦謀而還時也師古曰韓古奔

字也據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今此言隨

會奔魏司馬氏因入少梁則似謂自晉出奔魏耳但魏國在獻公時已滅為邑封畢萬矣既非別國不得言奔未詳

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

張晏曰司馬相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服皮曰世善劍也師古

喜為中山相與張儀爭論應劭曰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代韓司

與張儀爭論應劭曰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代韓司

師古曰錯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

郡錯孫斬音祈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斬與

武安阮趙長平軍文穎曰趙孝成王時趙括為將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野

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非於華池晉灼曰池名也在鄠

十里師古曰郵音尤

安下有君字汲

千古

華也在左馬翊界斬孫昌為秦王鐵官當始皇之時削贖

近夏陽非鄠縣

玄孫印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未為趙王之前號武信君

項籍傳曰趙將司馬印諸侯之相王王印於殷羽封印為

殷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母懌懌師古曰

及母懌為漢市長母懌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蘇

曰長安北門也師古曰蘇非也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

地名在夏陽西北而東去華池三里

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

其官為令又行太史公文書而巳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

謂之為公如說非也故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律歷志所

唐都者

受易於揚何

師古曰何字叔元

習道論於黃子

古師

古師

曰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與轅太史公仕於建元

固爭論於上前謂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師詩師法感於所見詩音

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詩師法感於所見詩音

布內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

歸而殊塗謂易繫辭大傳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

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師古曰言發迹雖殊

能省察昧其端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

而多畏李奇曰陰陽之術月令星官是然其叙四時之大

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

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師古

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師古曰言然其彊

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

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名

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

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師古曰澹其為術也因陰

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師古曰攝摠取與時

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

功多師古曰操執持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

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師古曰佚樂

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服虔曰門戶健壯也如淳曰知雄

亂是去羨也晉灼曰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嚴君平曰折

反然今書本字黜聰明如淳曰不尚賢絕聖棄知也晉灼
音作健字也 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
內鈞也師古曰黜廢也海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
勞則弊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師古曰蚤夫
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 張晏曰八位
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 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
中氣也各有禁謂月令也 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
之大經也 師古曰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
大順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
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 師古曰故曰博而寡
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

上節不... 此... 此... 此...

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
階三等茅茨不翦椽椽不斲 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茅
又採音采 飯土簋歛土刑師古曰土謂燒土為之即凡器也
又音菜 飯土簋歛土刑師古曰土謂燒土為之即凡器也
師音扶脫反 藜藿之羹師古曰藜草似 夏曰葛衣冬曰鹿裘其送死
音軌歛尺既反 藜藿之羹師古曰藜草似 夏曰葛衣冬曰鹿裘其送死
也 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
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
儉而難遵也 要曰彊本節用則入給家足之道也師古曰
也 皆得足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 法家不別
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 可以行

時作而史

山子云巧巧故也越語下范彖云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史記巧作朽非是

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

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師古曰名家苛察

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也師古曰繳繞公鳥反使人不得及其意刺決於名時

失人情師古曰刺讀與專同又音章免反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

名責實參伍不失謂交互明知事情也此不可不察也道

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師古曰無為者守靜一也無不為者功利大也其實易行其

辭難知師古曰言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師古曰

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

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師古曰

舍廢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師古曰無機也巧虛者道之

虞上有於

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師古曰言因百姓之心羣臣並至使

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

服度曰款空也李奇曰聲則名也款言不聽茲迺不生賢

不肖自分白黑迺形師古曰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

大道混混冥冥師古曰元氣之貌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師

還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

則散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

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

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師古曰凡此皆言太史公既

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其

時作而史

山子云巧巧故也越語下范范云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史記巧作非是

前漢傳三十一

三馬遷

一五

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北其西則在耕牧河山之陽師古

今同州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耕牧河山之陽師古

之南山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

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至此穴九疑奔葬在焉師古曰會稽

山名本茅山也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傳浮沅湘沅水出

曰會稽九疑山有九峯解在司馬相如傳浮沅湘沅水出

并柯湘水出江北涉汶泗在地理志汶泗兩水名講業齊魯

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

禮嶧音擇陀困蕃薛彭城師古曰蕃縣名也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

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師古曰笮還報

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如淳曰

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之地也不得與從事師古曰與發憤

且卒而予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

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

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

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

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

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

也師古曰此孔子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

宣周召之風師古曰召達太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

后稷也師古曰爰曰也發語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

虞上有於史

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

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壹統
明主賢若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
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
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
鑽之書此如淳曰紬微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師古曰五年而
當太初元年武帝太初元年時述史記也十一月甲子
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張晏曰以元新
侯及郡守受正朔各有山川之祀故曰諸神受記孟康曰
明堂班十二月之政歷紀四時故云建於明堂諸神受記
若勾芒祝融之屬皆受瑞記遷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
因此而作師古曰張說是矣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
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

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攘焉師古曰攘占讓字言當已述成先人上大
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
服虔曰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
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師古
非謂本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師古曰時諸侯借後大夫擅權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
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
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師古曰與善善惡惡賢
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

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師古曰以變化之道為長也長讀如本字一曰長謂

崇長之也音竹禮網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

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

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

節入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

義師古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張

道言也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字誤也師古曰張說非

也一萬之外即以萬言之故云數萬何乃忽言減平學者

又為曲解云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其指數千萬物

尤疏謬矣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為春秋乎察其所以

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

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解並

皆失其本已師古曰已故易曰差以豪釐謬以千里師古

之易經及彖象繫辭並無此語所稱易故臣弑君子弑父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師古曰易有國者不可以

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

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師

曰經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師古曰蒙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

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師古曰其雖善以

於惡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夫不通禮

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若不君則

前漢書卷三十一 禮書 禮書 禮書 禮書 禮書 禮書 禮書 禮書 禮書 禮書

犯師古曰為臣下所干犯也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

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子之

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

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

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

空文以斷禮義師古曰斷決也當一王之法令夫子上遇

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

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然不通也師古曰唯唯否否不然

余聞之先人曰處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師古曰處與伏同堯舜之

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

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

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師古曰於

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澤流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海外殊俗

重譯款塞師古曰款叩也請求獻見者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言也臣下百

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師古曰勤也且士賢能笑而不

用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

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

所言師古曰墮毀也謂不修之也音火規反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

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

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繫師古曰繫係也繼音先列反

廼喟然而歎曰是余之辜師古曰喟然歎息夫身虧不用

矣退而深准曰惟思也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師古曰隱憂也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麟而鑄金作麟足

形作史記止於此也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爲述事之端

上記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師古曰遷序事

而止張說言至麟自黃帝始有辭班氏以其文多故略而

不載但取最後乃言第七十讀者不詳其意或於日中云

此大妄矣五帝本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紀第三周

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本紀第六項羽本紀第七高

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第九孝文本紀第十孝景本紀第

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諸侯年表第

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諸侯年表第五

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間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來侯

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

表第十禮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歷書第四天官書

第五封禪書第六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

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

四師古曰召讀曰邵管蔡世家第五陳杞世家第六衛康叔世家

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

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韓

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

家

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
世家第二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
二十三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
相世家第二十六季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
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師古曰景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所生遷謂曰母者為
一宗故云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第
五宗也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師古曰苴音子問反孫
子吳起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商君列傳第八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樛里甘茂
列傳第十一穰侯列傳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

无王字汲

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傳
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范雎蔡
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
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原賈
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
十六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
列傳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
一淮陰侯韓信列傳第三十二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
三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
倉列傳第三十六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傳靳黈成侯

列傳第三十八師古曰酈成侯周繇也劉敬叔孫通列傳

第三十九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爰盎朝錯列傳第四十

一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吳王濞列

傳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

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

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五十二南越列傳第

五十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十五西南夷

列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傳

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十儒林列

傳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游

俠列傳第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第六十

六日者列傳第六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貨殖列傳第

六十九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

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寶玉板圖籍散亂如淳曰

玉板畫為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程叔

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師古曰彬

彬音邪間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朝錯明申韓公

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

仍父子相繼纂其職師古曰纂與撰同曰於戲師古曰於戲歎聲

字云史記纂卷作纂可從
實與纂同

山子云維讀為惟

曰呼古字或作烏庫今字或作烏呼音義皆同耳而俗之
讀其隨字而別又曲為解釋云有吉凶美惡之殊是不通
其大指也義例具在詩及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
尚書不可一編舉之

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念哉古師

敬也周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

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

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師古曰非

差殊異代則難以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

明辨故作表也

入之際承敬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

轂運行無窮孟康曰象黃帝以下二十家也老子言車三

歸車轂若文武之臣尊輔天子也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

山子云已讀為以

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執儻不令已失時古師

也曰儻大節反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

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

家言孟康曰藝音稗謂蒙下壞稗李奇曰藝協六經異傳

齊百家雜語滅之名山副在京師師古曰滅於山者備亡

也師古曰以族後聖君子第七十師古曰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

此以前皆其自叙辭也自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

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

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新列傳元城之間褚先生補

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師古

山子云兵書謂律書也

成

人者言其 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

如淳曰少 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

氣勤勤懇懇 師古曰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 師古曰而流

俗入之言 師古曰謂隨俗人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

側聞長者遺風矣 師古曰罷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

尤 師古曰顧思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 師古曰無

無相可知心 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 師古曰言無知已

誰行誰可為 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 師古曰言無知已

誰聽之誰可為 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 師古曰言無知已

琴而志在泰山 子期曰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終身不復鼓琴 琴以時人無足復為鼓琴耳 何則士為

簿

知已用女為說已容 師古曰說若僕大憤已虧缺雖材懷

隨和行若由夷 師古曰隨隨疾味也和氏璧也 師古

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 師古曰點汗也 書辭宜答 師古曰

東從上來 師古曰從又迫賤事 孟康曰早賤之事苦煩務

所供職也 孟說也 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

意 師古曰卒卒從 令少卿抱不測之罪

如淳曰平居時遷不肯報其書今有罪在獄故報涉旬月

迺季及僕又薄從上上雍 師古曰雍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也如

古曰李 恐卒然不可諱 師古曰諱謂安死也 是僕終已不得

舒憤懣以曉左右 師古曰懣煩悶也 則長逝者魂魄私恨

舒憤懣以曉左右 師古曰懣煩悶也 則長逝者魂魄私恨

無窮師古曰謂任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謂中間

久不報也僕聞之脩身者智之府也師古曰府者所聚之處也愛施者仁之

端也取子者義之符也師古曰符信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

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

矣故禍莫潛於欲利師古曰潛亦痛也音干敢反悲莫痛於傷心行莫

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師古曰詬也音后刑餘之人無所比

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

應劭曰雍渠奄人也靈公近之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應劭曰景監秦人也服虔曰

趙良賢者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自古而恥

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官豎莫不傷氣況愴慨之士乎師古曰

野戰易地汲

曰愴反如今朝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傑哉

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師古曰言侍從天子之車

所以自惟師古曰惟思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師古曰效致也有奇策

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

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

師古曰搴拔也後取敵人之旗也搴音蹇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

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

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韋昭曰周官太史位下大夫也

臣贊曰漢太史令卜石故比下大夫也夫師古曰鄉讀曰嚮嚮曩昔時也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

弓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師古曰闕

非豪傑也關吐合反茸人勇反言迺欲印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嗟信讀曰伸列陳也仰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蓋厚也

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不羈言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負者亦言

無此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事也曰薄技薄材也師古曰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如淳曰頭

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師古曰趣所嚮也

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師古曰下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師古曰徇從也營也其素所畜積也師

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臣贊曰媒謂讒合會之孽謂為生其

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李奇曰

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敵數多故云過當也虜救死扶

師古曰音印億萬之師師古曰印讀曰仰漢軍北向與單

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敵數多故云過當也虜救死扶

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敵數多故云過當也虜救死扶

傷不給師古曰給猶供也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

舉引弓之民師古曰能引弓者皆發之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

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師古曰呼

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背爭

死敵孟康曰沫音類李奇曰拳弩弓也師古曰沫古類字類西面也言流血在而如盥類冒犯也首嚮也沫音

呼內反字從午未之未拳音丘權反又音眷音莫克反

首音式救反讀者乃以拳擊之權大謬矣拳則屈指不當

言張陵時天盡故張弩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

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

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師古曰料量也音聊

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

大夫絕甘分少師古曰自絕旨甘而與衆人分之共同其少多也能得人之死力

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

漢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以其當破敗之罪事已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

足以暴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匈奴之兵也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

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師古曰指意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

睚眦之辭未能盡明師古曰睚眦舉目皆也猶言顧明主瞻之頃也睚音圭皆音才賜反明主

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師古曰沮毀壞也音才汝反遂

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師古曰拳拳忠謹之兒劉向傳作倦倦字音義同耳

列陳也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師古曰卒終也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

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

山子云俾与比同

深幽圜圍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孟康曰家世為將有名聲而僕又茸以蠶室蘇林曰茸次也若人相俾次師古音韻曰此說非也茸音人勇反推也蠶室初腐刑所居温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重為天下觀笑師古曰觀視也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

蝻何異師古曰螻蝻蝻也蝻蚍蜉也皆蟲之微小者螻音樓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師古曰與許也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八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

文選注善曰理道理也良曰理義理也顏色也共未穩山子云山子重己衣不燁熱燁熱則理寒理寒則氣不達自是觀之理色膚理顏色也

吐汲

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師古曰趨讀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師古曰箠杖也音止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師古曰腐刑解在景紀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罝檻之中搖尾而求食師古曰罝檻地也音才性反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文選曰未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師古曰榜音彭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周禮謂之圜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師古曰搶

山子云俾与比同

吐汲

山字云得与比同

羊反視徒隸則心傷息師古曰傷懼也息喘息也何者積威約之執也

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師古曰強音其兩反且

西伯伯也拘縲里李斯相也具五刑師古曰說淮陰王也

受械於陳師古曰高祖為遊雲夢而信至彭越張敖南鄉

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絳侯誅諸呂權傾五

伯囚於請室師古曰伯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師古曰

手足師古曰李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

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與

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

執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

山字云引与下文自引深藏於巖穴之引同

山字云得与比同

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迺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又

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師古曰夫人情莫不貪

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師古曰言激

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

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師古曰勇敢之人聞於分理未必

勉勵也師古曰僕雖怯矣欲苟活也師古曰亦頗識去就

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師古曰湛讀曰且大臧

獲婢妾猶能引決師古曰楊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焉奴曰

臧女而婦奴謂之獲師古曰臧獲敗敵師古曰况若僕之不得已

所被虜獲為奴隸者師古曰應說是也

臧獲敗敵况若僕之不得已

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
 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
 勝記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
 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
 贖脚兵法脩列文穎曰孫子與龐涓學而為龐不韋遷蜀
 世傳呂覽蘇林曰呂氏春秋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師古曰
 憤師古曰詩三百篇大氏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師古曰
 禮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師古曰
 曰令將來之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
 人見已志也師古曰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師古曰僕竊不徐近

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
 敗師古曰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

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
 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通邑大都師古曰其人謂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
 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貧下未易居

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汗辱先
 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崇百世垢彌甚耳是

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
師古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蹙衾也身直為閭閻

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

師古曰湛以通其狂惑今少卿迺教以推賢進士無迺與

僕之私指謬乎師古曰指意也今雖欲自彫琢師古曰琢曼辭以

自解師古曰厚曰曼美也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師古曰要

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遷既死

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

布馬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應劭曰以遷世為史

曰史通國子爵也師古曰纂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日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

師古曰纂與撰同

不經傳古曰非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

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師古

與集又養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

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服虔曰

國與秦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

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

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師古曰

音之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如淳曰牾讀曰

古曰抵觸也牾相及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師古

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師古

曰類

善哉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
 姦雄述貨殖則崇甄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
 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
 不華質而不俚劉德曰俚鄙也如專曰言雖質猶不如間
 其文直其事核師古曰核堅實也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
曰言其錄事實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
 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仁安迹其所以自
 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遷譏而作詩列
 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師古曰難矣詩
美宣三而論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司馬遷傳

司馬遷傳

三十二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師古曰謂帝子博皆言王而此
濁云子曾以庚太子在其中也
 班固
漢書六十三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師古曰謂帝子博皆言王而此濁云子曾以庚太子在其中也

班固

漢書六十三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夫

人生齊懷王闕

師古曰

李姬生燕刺王旦廣陵厲王胥

師古

曰不知官秩故云李姬諡法暴戾無親曰刺音來葛反

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髡

音戾太子據元符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

千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禰師古曰禰求子之使東方朔

枚臯作禰祝

師古曰祝

少壯詔受公羊春秋

師古曰少壯

也少讀如本字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

師古曰取其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元鼎

四年納史良娣韋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產

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張晏曰皆以舅氏姓為氏以武帝末

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師古曰充為

太子家車行馳道上没人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

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為左右

皆為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

主師古曰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師古曰伉音

語在公孫賀江充傳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自言宮中有

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

韓黃門蘇文等助充師古曰說讀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

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宮師古曰甘泉宮獨皇后太子在師

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令巫與使者

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

節收捕充等繫獄師古曰矯託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

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蘇林曰家吏皇后吏也臣瓚

也師古曰既言皇后及家吏比為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

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韋昭曰始皇死趙高詐太

子忽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為使者收捕充

子

子

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

被創突亡自歸其泉太子使舍人無且師古曰且持節夜

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鄭氏曰長音長者如侍

中皇后見姬以下長御稱謝具白皇后發中殿車載射

士師古曰中殿皇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

充及廼斬充以狗炙胡巫上林中服虔曰作巫蠱之胡巫

受充意指妄作蠱狀太子持冷且欲遂部賓客為將率與

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眾不肯附

太子其敗亡不得師古曰太子出亡上怒甚羣下憂懼不

知所出師古曰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師古曰壺關上黨

云令孤茂班史不載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

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

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

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

食諸師古曰論語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

父子不子則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言如君不君臣不臣不

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師古曰不當其意也昔者虞舜

已被謗伯奇放流師古曰孝已伯奇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

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

太子為漢適嗣師古曰適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

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師古曰陸

下顯不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楚皇太子師古曰楚造飾

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萬塞而不通師古曰隔太

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

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師古曰逋逃也子盜父兵以救難自

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

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

豈樂悌易也言青蠅來往止於藩籬變白作黑讒人構毀

間視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

以交亂宜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

師古曰充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師古曰以太子為發

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

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師古曰忘亡也其王殺

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師古曰比干殷之賢臣以道忠臣

竭誠不顧鈇鉞之誅師古曰鈇鉞所以斫人以陳其愚志在

臣君安社稷也師古曰臣正其失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師

曰小雅卷伯之詩也言譖讒之人誠可唯陛下寬心慰意

少察所親師古曰父子之母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

太子久亡師古曰亟急臣不勝倦倦師古曰倦讀曰出一

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

湖師古曰湖縣名今號州閩撤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

師古曰湖縣名今號州閩撤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

南十五里見有突太子主人家貧常賣履以給太子太子有

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師古曰而發覺吏圍捕太

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師古曰度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

子張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

人公遂格關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乃下詔

曰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為邗侯韋昭曰邗在

為其解救太子張富昌為題侯孟康曰邗縣名也晉灼曰地埋

古曰晉也邗音于張富昌為題侯志無也功臣表食邑鉅鹿師

說也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

千秋復訟太子寃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

蘇文於橫橋上孟康曰橫音光師古及泉鳩里加兵刃於

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

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師古曰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

閔卿之東基趾猶存天下聞而悲之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輿

侯嗣子尚馬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衛后史良娣葬長安

城南史皇孫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蘇林曰皇

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并葬湖師古曰今太子冢北有

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

為孝宣帝帝初即位下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

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

降其父母不得祭師古曰謂本生之父母也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

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師古曰閑謹行視孝昭帝

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古文穎曰位冢位也師史良娣冢

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謂父也親諡法曰

諡者行之迹也愚以為親諡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此諸侯

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

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

以湖闕鄉邪里聚為戾園孟康曰闕古闕字從門中見建

人也見音許密反闕字本從見其後轉訛誤遂長安白亭

東為戾后園廣明成鄉為悼園皆改葬焉後八歲有司復

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

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

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

家

齊懷王閔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

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

湯師古曰廟立子閔為齊王師古曰於曰烏呼小子閔受

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與之直以白茅歸以立社諸侯朕承

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師古曰言考於古封于東土世為

漢藩輔焉呼念哉共朕之詔師古曰共讀曰惟命不干常

師古曰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善則得之惡則失之

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

俾君子忘師古曰言人若好德則能明顯有先輝若不圖

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師古曰能盡爾心信執中厥

有愆不滅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師古曰滅善嗚呼保

國入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師古曰保安也又閔母王夫

人有寵閔尤愛幸立八年薨無子國除師古曰保安也又閔母王夫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

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師古曰

少壯而食其肥賤者老而與粗惡也獸心言貪暴而無仁

義也音勳鬻音育朕命將率祖征厥罪師古曰萬夫長千夫

長三十有二帥張晏曰時所獲降旗奔師師古曰其旗鼓而來

師古曰也薰鬻徙域張晏曰匈奴徙東北州以安孟康曰古絀字也臣瓚

也是也安音悉爾心毋作怨母作樂德服虔曰非師古

也母迺廢備師古曰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

召王其戒之曰壯大就國為人辯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

歷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

薨曰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

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武帝由是惡曰後遂立

少子為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曰

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張晏曰文京師疑有變遣幸臣

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師古曰以問禮儀為名王

師古曰也

之往也

孺見執金吾廣意師古曰問帝崩所病河病而崩立者誰

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祚宮師古曰祚宮中謹言帝崩

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師古曰臨

歸以報王王曰上奔羣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

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

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威武洋溢

師古曰洋溢言盛多也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師古曰斥

也開封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

盛師古曰盛休美也請立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

燕王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且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

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

以武帝時受詔得職是以為詐言受詔得職事發兵為備也長於是為旦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

帝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

備師古曰飭讀與勅同任重職大夙夜兢兢于大夫將何以規

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之建國也師古曰自周以來即為燕國言以久遠

上自召公下及昭襄師古曰昭襄國時燕之二王也昭襄于今

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

其者寡人之不及與師古曰與與意亦于大夫之思有所不

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橋邪防非章聞揚和師古曰

意師古曰意亦于大夫之思有所不

意一考本

金作謂金

章表也橋與橋同其字從手也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
 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旦
 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師古曰失職謂當為漢嗣而不
被用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曰前高
 后時偽立子弘為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師古曰交手謂拱手也
 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
 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
 劉氏即與劉澤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
 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
 臨淄與燕王俱起旦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

為金作謂金

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師古曰旄與驅同郎
 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晉灼曰以翠羽飾冠也師古附蟬為金蟬以附冠前也凡此旄頭先驅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天子侍中七師王階為之皆號侍
 中旦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
 士馬須期日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
 凡十五人會餅侯劉成知澤等謀師古曰餅侯音步丁反告
 之青州刺史雋不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
 治連引燕王有詔勿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侯久之
 旦姊鄂邑蓋長公主張晏曰食邑鄂蓋侯王信妻也師古曰為蓋侯妻是也非王信信者武帝之舅耳不取鄂邑主為妻當是信子與侯克耳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權

有隙皆知且怨光即私與燕交通且遣孫縱之等前後十

餘輩多賈金寶走馬老子中十五章馬師古曰走馬者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

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且令上書

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音胡稼反且聞之喜上疏曰昔秦

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顯重異族

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師古曰

音火近狎作亂內外俱發師古曰狎習也近趙氏無炊火

故反韋昭曰趙秦之別氏師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建

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規畫也是以支葉

扶疏異姓不得閒也師古曰閒音工覓反今陛下承明繼成師古曰

延當作廷

成之後繼已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謂黨與也

廣受之愆日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師古曰

不降還直為典屬國師古曰今大將軍長史故無勞為搜

粟都尉師古曰又將軍都郎羽林張晏曰都郎羽林也

道上核蹕師古曰太官先置師古曰

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

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且置驛

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

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且置驛

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且置驛

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且置驛

无下井汲

以書卦

姬作妃汲

書往來相報許立榮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
 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
 素本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
 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且曰前日一
 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起鄉之師古曰鄉正謹
 不可止師古曰人衆既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
 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
 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大水人也字莊叔今右將軍物故師古曰謂死也
 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允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
 宮中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飲井水井水泉竭廁中豕群出壞大

宮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烏鵲鬪死鼠舞殿端門中師古曰端門正
 門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
 樹木流星下墮后姬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水台水
晉灼曰地理志葭水在廣平南和台王容呂廣等知星為
 水在焉師古曰葭音家台音怡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
 具在五行志王愈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其
 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
 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榮等皆
 伏誅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
 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師古曰懣音滯又音遷傳置酒

山海經卷之三

卷之三

解在司馬遷傳

取卦時
元下并

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

吠鷄不鳴橫街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

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此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

考真渠孟康曰真音幕髮歷幕挂岸也臣贊曰真骨籍籍

考亡居師古曰籍籍從母求死子方妻求死夫裴回兩渠

間考君子獨安居師古曰置酒之宮也召所在其間坐者

皆泣有赦令到王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

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嘗為事當族師古曰欲自

殺左右曰黨得削國師古曰黨音他朗反幸不死后姬夫人共啼泣

正王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

松孤作戰戰

史記老子傳君子得其時則駕
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封作諸汲

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

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

表裏相應故邪樊鄴曹灌攜劍推鋒師古曰樊會鄴從高

皇帝壑蓄除害耘鉏海內師古曰當此之時頭如蓬葆

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

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師古曰言

也廼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

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

高祖之廟乎師古曰古旦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

高祖之廟乎師古曰古旦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

高祖之廟乎師古曰古旦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

其和同蓋異而... 又時夫子刺... 其和同蓋

醫工長王官之主醫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
 者也屬音之欲反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
 建為庶人賜旦諡曰刺王旦立三十八年而誅國除後六
 年宣帝即位封旦兩子慶為新昌侯賢為安定侯又立故
 太子建是為廣陽頃王二十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十一
 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子嘉嗣王莽時皆廢漢藩王
 為家人嘉獨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
 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
 其人輕心揚州保疆李奇曰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師古曰

祗祗作戰戰史

荒服之內者也正烏呼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師古曰
 政也要音一遙反也言當母桐好逸母適宵人應劭曰無好
 祗敬也兢兢順也言當母桐好逸母適宵人逸遊之事
 慈惠于下忠順于上也音同惟法惟則師古曰言
 近小人也張晏曰桐音同惟法惟則當依法則書云臣
 古曰桐音通制輕之貌也惟法惟則當依法則書云臣
 不作福不作威師古曰周書洪範云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師古曰言宜戒慎勿令後有羞辱之事也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師古曰
 音空手搏熊羆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昭帝
 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賜錢二千
 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劔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聖
 曾寶昌皆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為高密王所以褒賞甚
 厚始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觀欲心師古曰而楚地

巫鬼師古曰言其土俗尊尚巫鬼之事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師古曰見女

巫之名也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師古曰見女

下故伏言吾必令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師古曰

日即楚地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師古曰

禱祝詛而崩也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歸

信女須等師古曰帝古浸字數賜予錢物宣帝即位胥曰

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為楚王

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師古曰餽亦饋字後延壽坐謀反

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

衆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

外麻科澤澤

詛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

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破草田以賦貧民

張晏曰射水之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

生十餘莖莖正赤棗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書立舞

王后庭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

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官人二十餘

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師古曰

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師古曰事久遠請歸思念具

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警胡

生等夜飲師古曰董警胡生皆女名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

前漢傳三十三 廣陰傳五 十三

君等鼓瑟歌舞師古曰八子姬妾之秩號也家人子無官秩著也王自歌曰欲久

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師古曰人所以欲久生者貴其安豫無有終極而我在生長不

盡年壽也敬樂馬用窮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張晏曰奉天子期當死不得復延年千里

馬兮駐待路張晏曰二轡亭驛待以答詔命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

為苦心師古曰言人生必當有死無做勞心懷悲戚何用為樂心所喜出入無

際為樂亟韋昭曰際亦樂也音裁宗反亟數亦疾也謂不

死不得取我出入皆無歡怡不得久長也喜音許美反亟音立吏反萬里召兮郭門閱師古曰萬

左右悉更涕泣奏酒師古曰更互也奏進也更音工衡反至鷄鳴時罷脊謂

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

薄之無厚也即以綬自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

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為庶人賜諡曰厲王立六十四

年而誅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是為孝王十三

年薨子共王意師古曰恭三年薨子哀王護師古曰恭十六年

薨無子絕後六年成帝復立孝王子守是為靖王立二十

年薨子宏嗣王莽時絕初高密哀王弘卒始元年以廣陵

王胥少子立九年薨子項王章嗣三十三年薨子懷王寬

嗣十一年薨子慎嗣王莽時絕

昌邑哀王體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昭

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與喪師古曰令璽書曰制

詔昌邑王師古曰太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師古曰宗

正德光祿大夫吉師古曰中郎將利漢師古曰徵王乘七

乘傳詣長安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

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中令

龔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師古曰

載女子師古曰凡言大奴者至湖師古曰湖縣使者以讓相安

樂張晏曰使者長安使安樂告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

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

以前灑大王師古曰灑音先禮反即粹善屬

衛士長行法師古曰粹持頭也衛士長賀到霸上大鴻臚

郊迎騶奉乘輿車主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且至廣

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

曰我嗑痛不能哭師古曰嗑音益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

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

道北師古曰是謂此也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不至

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師古曰鄉王曰

諾到哭如儀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

亂六將軍光與羣臣議白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

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

邑千戶語在霍光傳國除為山陽郡初賀在國時數有怪
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
熊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以問郎中
令遂遂為言其故語在五行志王印天歎曰不祥何為數
來師古曰印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
不說師古曰說大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
師古曰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為人事決王道備師古曰決
音徒各反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
反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法度王自謂常於何詩之
文也中音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汙於庶人師古曰汙以存難
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

宮空不久祿祥數至血者陰愛象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
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
六石以屋版瓦覆師古曰版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
曰陛下之詩不云乎蘇林曰猶言陛下營營青蠅至于藩愷
悌君子毋信讒言師古曰悌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
蠅惡矣師古曰惡即矢也越王句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
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師古曰如若也信用讒
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皆放逐之師古曰臣當先逐矣
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曾孫是為
孝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

敬重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母下

所賜書師古曰密令警故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

效師古曰曰臣故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

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為領

錢物市買朝內食物師古曰每它不得出入師古曰食物

出入妄有督盜一人別主徵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列宮

清中備盜賊李奇曰劉遵也師古曰以王家錢顯人為卒也

臣故數遣丞吏行察師古曰四年九月中臣故入視居

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

眉身體長大疾瘦行步不健師古曰疾也音人佳反衣短衣大綫

冠惠文冠

蘇林曰治獄法冠也孟康曰今侍中所著也服

灼曰柱後惠文法冠也但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師古曰

筆於首也續本簡也臣故與坐語中庭問妻子奴婢臣故欲動觀其

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

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廼復聞梟聲臣故聞至子女持

轡師古曰賀之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故故知

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師古曰羅紉其前為故王

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

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

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也妻十六人子二十二

敬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

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為哀王園中

人所不當得為師古曰於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

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

罷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天寶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師古

曰喜好也由從也喜音許吏反後丞相御史以臣敬書聞奏可皆以遣上

由此知賀不足忌其明年春廼下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

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師古曰折分也殊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為

海昏侯食邑四千戶師古曰海昏侯章之爵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

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為列侯賀雖頑放廢之人

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賀執國豫章數年楊州刺

史柯奏賀師古曰柯者刺史之名也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

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

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不久為列侯賀

曰且然師古曰謂亦將如此非所宜言有司案驗請逮捕制曰削戶

三千後薨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曰廖大守名也有鼻

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廖音聊死不為置後以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祖

師古曰謂一國之始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為後者子充國師古曰上其

名於充國死復上第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陛下聖

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以加也宜以禮絕賀以奉天意

願下有司議議皆以為不宜為立嗣國除元帝即位復封
賀子代宗為海昏侯傳子至孫令見為侯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

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

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

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

師流血僵尸數萬師古曰僵僵也音居羊反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

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雙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

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

屬於道師古曰盧頤骨也屬連也音之欲反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

三作二汲

兵作干汲

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

三世師古曰蕭牆謂屏也解在五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師古曰左

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眾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言兵不可妄動久而不戢則

自焚燒也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師古曰武字從止從戈所謂會意

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

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師古曰易上繫辭也故車千秋指囃蠱情章大

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過亂原師古

曰遏止也音一曷反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福善之氣也道讀曰導

傳得天人之祐助云師古曰

卷之三十三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